

你见过最恐怖的事是什么？

这几天宿舍里总是飘苍蝇，检查不出原因，打死了又会有。

旁边宿舍并没有这个情况，说明苍蝇不是外面飞进来的。

直到那天我发现苍蝇爬满了室友的身体……

最近发生了件怪事。

宿舍里总是飘苍蝇，我去旁边宿舍打听后，却发现他们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决定来个大扫除，把卫生弄好，看看情况会不会有好转。

大扫除那天，宿舍的霸道宁跟孤儿彬都挺配合的，唯一无精打采的是四眼山，不过他原本就是个闷骚宅男，对干活没有热情也正常。

就在大家都热火朝天整理宿舍东西彻底清扫角落杂物的时候……

我又看到一只苍蝇在飞了。

「别跑！」

我怒吼一声，抄起桌面的苍蝇拍狠狠朝它打了过去。

但我失手了。

它飞快地逃离了我的攻击范围，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不把它弄死难消我心头之恨。

然后……

我居然眼睁睁看着它飞到了墙角，飞到了一个后脑勺上，钻了进去……？

然后就不见了！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那个后脑勺是四眼山的。

我连忙喊他：

「喂，四眼山，你……你的头顶……」

他回过头来反问：

「怎么了？我头顶有灰吗？」

紧接着他拍了拍自己的头顶，啥也没有。

他留着干净清爽的宅男短发，压根就没有可以让苍蝇留藏的空间。

我更觉得奇怪了。

我明明看到它钻进四眼山头发里的。

莫非真是我看错了？

霸道宁路过我身边吼了我一句：

「贱人翟你干嘛呢？划水啊？赶紧干活啦！」

我才从惊诧不解中回过神来，以为刚刚自己是眼花了。

但环顾四周，那只苍蝇确实没了踪影，这就很奇怪了。

我带着这份疑惑把大扫除继续进行了下去，我也时不时地留意四眼山，可是他表现得很正常。

我也就没太放在心上了。

大扫除也没在宿舍里找到什么苍蝇的源头，我们都觉得奇怪。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奇怪。

第二天恰好是周六，我们相约出去耍，四眼山说他不舒服就没去。

我跟霸道宁孤儿彬三个去逛街买东西，吃好喝好，晚上还看了个电影才回学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十点多了。

但宿舍里却没有开灯。

霸道宁一边掏钥匙一边喃喃自语地问着：

「怎么没灯？四眼山不在吗？」

孤儿彬反问道：

「说得好像我们会知道一样？」

霸道宁也没多说话，利索地开了锁推开门，里面一片黑暗。

「四眼山？」

霸道宁一边喊人，一边伸手去打开了电灯……

就在灯亮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惊呆了，因为——

宿舍里居然充斥着数之不尽的苍蝇！

它们原本是静静粘在某个地方，但随着亮灯，它们像是惊弓之鸟一般，一瞬间「呼」一下子全飞了起来！

那密密麻麻的苍蝇群，多如天上繁星，让我们一瞬间都失了神。

密集得，仿佛整个宿舍只有苍蝇，它们飘在空中，就像一团巨大的烟雾在缓缓地蠕动……

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也是苍蝇飞起来之后，我们才看清，它们原本蛰伏的地方居然是——

四眼山的电脑桌。不。

四眼山就坐在电脑桌前！

苍蝇们蛰伏的地方，是他的身体。

他背对着大门而坐，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他的后脑勺裂开成两半，此刻还有源源不断的苍蝇从他的脑子里飞出来！

「我靠啊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霸道宁一声尖叫后粗暴地转身，把我跟孤儿彬直接撞出了门外。我们一起摔倒在走廊地板上，连滚带爬，呼天抢地地往旁边逃去。

我们的呼喊声自然也引起了隔壁宿舍的关注，他们看到我们仨魂不守舍地在走廊上爬着走，纷纷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接下来，好几个宿舍都被惊动了。

也终于有人意识到，我们是被宿舍里的什么东西给吓到了，所以也有人推开宿舍门——

可是，他们却不像我们那样被吓得那么夸张。

后来我才知道，再进门的同学并没有看到苍蝇，只是看到了僵坐在椅子上的四眼山

他死了。

同学们都躁动了起来，有的报辅导员，有的报宿管阿姨，有的直接报了班主任，还有报警的……

然后就是学校各种领导，什么 120、110 全都来了。

我们仨也被带走去警局做了笔录，一直到很深的夜晚。

当然，我们宿舍暂时被封了起来。

因为四眼山的死因不明，警方还要查

而我们则在快天亮的时候被送回了学校的招待所，校方给我们开了一个三床的大房，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会住这。

而且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不用上学，还会有专门的校方心理辅导师来观察我们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脑受到刺激」，出现「幻觉」了。

我们宿舍根本没有什么「一大群苍蝇」，四眼山的脑袋也没有「裂开两半，有苍蝇从里面飞出来」。

现场没有任何关于苍蝇的痕迹，四眼山的脑袋也完好无损。

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看到了那样恐怖的画面，只能被判为「出现幻觉」。

被安顿好在招待所之后，我们各自坐在床上，久久没人开口说第一句话。

直到快扛不住了，我才先问道：

「你俩……你们都看到了，对吧？四眼山的头，还有苍蝇！」

霸道宁双手抱头，一副痛苦万分的模样，说道：

「我也不知道，我……我头疼！」

毕竟他是进宿舍时走在最前面的人，也是看得最清楚的人。

孤儿彬也开口说话了：「我看到了，我看得很清楚……绝对不是幻觉啊！总不可能三个人一起出现幻觉吧？」

霸道宁马上又反问道：

「不是，如果不是幻觉，那，那随后进去的同学怎么会啥也没有看到啊？如果那些苍蝇真的存在……怎么可能在那十多秒时间里就完全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这会儿，在冷静了那么久之后的这会儿，我终于想起那件关键的事了——

大扫除那会儿，那只飞进四眼山后脑勺之后，就不见了的苍蝇。

我连忙把这事给说了出来……

他俩听完都满脸的难以置信。

霸道宁则是继续怀疑：

「不是吧？你会不会看错了？」

孤儿彬转了半天脑子，却也没办法理清思路：

「慢着，贱人翟你的意思是……四眼山身上……他……他身上有问题？比如……诅咒？」

我点点头，把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

「是啊……不然……不然怎么解释那些在他脑袋里飞出来的苍蝇？还有，怎么解释他无端端就死了？」

孤儿彬也连忙表示赞同：

「这也是我们宿舍经常无缘无故出现苍蝇的原因了！」

霸道宁还是不愿意接受，他也有他的原因：

「不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若按你们说的，那，那妥妥的就是……就是见鬼了啊！这世界怎么会有鬼？」

因为这事根本没办法解释，活脱脱就是灵异事件。

而且还异常诡异。

我听过各种鬼怪，但真没有听说跟苍蝇有关的鬼……

但我真心害怕。

「听我说，我觉得，就算不是见鬼，恐怕也……也不是那么简单。」我连忙接着说了下去，「你们想想，这阵子四眼山是不是一直都规规矩矩的，也没有独自外出，要么自己窝在宿舍里，要么就跟我们一起……那他，是什么时候惹上这东西的？」

他俩瞬间都静下来了。

似乎是思考了一会儿，孤儿彬的思路显然也跟了上来：

「我知道知道你在怕什么了……如果四眼山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那么，你是害怕我们会不会也会变成那样……对吧？」

我点了点头，这正是我所担忧的。

霸道宁顿时就反驳了：

「不可能！我们什么也没做啊……！」

嘴巴一直说不信的是他，可是最害怕的也是他。

「贱人翟说的没问题，因为我也，意识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孤儿彬继续说道，「昨天晚上，为什么只有我们三个能看到那些苍蝇，而后来进去的同学们，大人们，甚至警察在宿舍里做侦查，也都什么都没有找到？」

原本我也只是胡乱猜测，被孤儿彬这么一说，我顿时也开始慌了：

「你是说，我们能看到那样的异象，这，这意味着我们也是有问题的……？」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但，但四眼山这事明显不正常啊……你们看过《咒怨》吗？」

我跟霸道宁一起点点头。

孤儿彬这才继续说道：

「在电影里，只要进去过那个屋子的人就会受到诅咒，基本上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我就是害怕，万一我们遇到的也是这样的事呢？万一不仅是四眼山，而是我们四个人都……毕竟刚我也说了，四眼山，他是个宅男，他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外出的时候啊……」

我目瞪口呆。

霸道宁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坚决持反对意见：

「不不不，我觉得你们都多虑了，一定没事的，我们也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怎么可能会被诅咒呢？我不管你们了，我不行了我太困了……我睡了睡了……」

他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躺在了床上，闭上眼，什么都不理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抵触我的猜测。

我跟孤儿彬对视了一眼，虽然两人眼里都是担忧，但这时候也无计可施。

而且这时间都快到早上了，我们相顾无言，只能也躺下睡了过去。

但我一直惴惴不安。

连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安稳。

我总感觉哪里是有问题的，但又不知道我们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苍蝇飞进四眼山后脑勺消失不见这件事……

我就觉得特别害怕。

但我没想到的是，其实最该害怕的，是霸道宁。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起来要去洗手间洗漱，发现孤儿彬已经刷完牙出来了。

相对无言，他出来，我打算进去。

但就在这时候，一只苍蝇从我们身边悠哉悠哉地飞了过去……

要是平时还好，但我们刚刚经历过四眼山的事情，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

「靠！」

孤儿彬怒吼一声，俯下身子拿起脚下的拖着就追了上去。

我也不着急进卫生间了。

苍蝇是往房间内部飞的，而且还是朝着特定的方向飞过去的

霸道宁的床上。

他还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只露出一个杂乱头发的脑袋。

没错，那只苍蝇径直扑了过去。

孤儿彬顿时停下了脚步，举着拖鞋的手也停滞了下来。

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苍蝇钻进霸道宁的后脑勺里！

钻进去了。

它拨开头发，一头钻了进去。

我浑身鸡皮疙瘩再次涌了起来。

孤儿彬扔下拖着，冲了上去，一把推醒了霸道宁：

「起来啊！还睡！」

霸道宁被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这整个过程，我的注意力都在霸道宁的头发上——

我多希望那只苍蝇只是藏在了他的头发里，多希望他起来之后惊动了苍蝇，它就会飞走了。

但是没有。

孤儿彬当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着霸道宁的头发，说：

「你，你的头发！」

霸道宁毫不知情地摸了摸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又反问：

「什么啊？」

哪怕他在拨弄头发，还是没有看到苍蝇飞出来。

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

孤儿彬比较火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了上去：

「你别动！刚刚有只苍蝇飞你头顶就消失了啊！你给我趴好，我来检查……」

霸道宁「啊！」了一声，立刻服服帖帖地趴了下去，一动也不敢动。

我来到床边，专注地盯着这一整片区域——

还是没有看到那只苍蝇。

孤儿彬检查了一会儿，估计是一无所获，他又猛地一推霸道宁，说道：

「起来，看看有没有死在了床铺上！」

霸道宁又「蹭」地弹了起来，不过那洁白的床铺都不用怎么检查，一眼就能看出来——

没有什么苍蝇。

孤儿彬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放弃了，他站了起来一脸惊慌地喃喃自语道：

「完了，恐怕这玩意真会蔓延……真是诅咒啊……妈的……果然是那样……我们都逃不了了……！」

霸道宁一脸懵。

我听出他话中有话，他似乎知道些什么，所以我马上问道：

「孤儿彬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霸道宁，重重叹了一口气，然后才反问道：

「你们，你们记得上次我们去踏青吗？就是爬山那次……」我跟霸道宁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

那是一次集体出行，我们无所事事，就找了个山头去踏青，好像还是孤儿彬去找的地点，但整个过程充实而美好，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我不明白孤儿彬提起这件事的用意，我疑惑地盯着他，等他说下去。

他也继续问道：

「我们进去过一个荒废的寺庙，你们还记得吗？」

我连忙提出疑问：

「但在那寺庙里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啊？」

「但是那个寺庙里……有苍蝇啊！」孤儿彬抬起头，眼里满满都是恐惧，「而且，我当时，就看到了，有苍蝇……飞进了四眼山的脑袋里！」

「什么？」霸道宁一跃而起，差点就暴跳如雷了，「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孤儿彬马上解释道：

「当然是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啊！你能相信这么荒谬的事吗？如果不是昨天四眼山无端端就……不，就是他真的已经遭遇不测，我还是难以置信，我总奢望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

他没说完的话是：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被诅咒了。

也许当时我们都没有发现，也许我们已经被那些苍蝇给「钻」进了身体……

我当即就蹦了起来：

「那赶紧想办法啊，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那些苍蝇到底是怎么回事？」

孤儿彬盯着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的霸道宁，马上做了决定：

「我们得回去那个地方，去看看我们到底惹了什么东西，就那个寺庙……马上就回去！」

霸道宁不知道是不是睡蒙了，居然还有这样的想法：

「不报警吗？或者，或者跟老师，至少跟心理辅导员说一声？」

我也冷静了下来，说道：

「别，他们准会把我们当成神经病看，孤儿彬说得对，我们得马上去查清楚才行，现在就走？」

「走，现在就走，走！」

我们一致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

谁知道继续等下去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一想到四眼山那个开裂的后脑勺，以及那无序纷飞的苍蝇群……

我就背脊发凉。

我们当时踏青的地方，离学校挺远的，上次我们是早出晚归的，这次中午才出发，去到就已经是下午接近傍晚了。

那是一个村庄，叫火村。

村子后面就是一座矮矮的山头，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们当初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山头后面还有个破败遗弃的寺庙。

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径直上山去。

我们在村子里闲逛了好一会儿，才在一个类似小公园那样的地方，找到了一群在树下乘凉休闲的老人家。

我们壮着胆子过去攀谈了起来，为了这事，不抽烟的我们还专门买了烟去散给老人家们。

虽然磨磨唧唧地跟他们都说了几句话，但我们最后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打听那寺庙到底有什么来历。

可是问了好几个都没有得到结果，他们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避而不谈，更有的直接神秘秘地表示不能说……

我们都开始急起来了。

这说明那寺庙绝对有问题啊。

眼看着就要天黑，那些老人家也纷纷回家吃饭去了，我们还是什么也没有掌握到。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满头白发，身材精瘦的老头忽然走过来问我们：

「小伙子，你们打听法雨寺……是有什么事情嘛？」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那个地方叫法雨寺。

我也不敢直说，只好无中生友地虚构了出一个故事：

「是我有个同学，他去过那个地方，结果回学校之后就开始……生病了！看医生也都检查不出什么，我们就怀疑……他是，在那里惹了什么脏东西……」

老人家眉头一皱，又问：

「不应该啊……你那朋友，进去法雨寺，有没有取走什么东西？」

我们仨都面面相觑。

而我答案自然是：

「没有啊……不，我也不知道……」

孤儿彬急忙补充问道：

「老爷爷，那寺庙里是有什么不能碰的东西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问我们：

「你们朋友，他哪天上的山，进的寺庙？」

我们都一愣。

按道理我们是可以推算出具体日期来的，但这会儿我还是比较急的，所以我直接反问：

「老爷爷，日期很重要吗？」

「重要，否则，否则不应该出现的……」老人家皱着眉看了看我们，才小心翼翼地问，「你们先弄清楚时间吧，如果真是出了问题，那么你们的朋友……他会有，大灾难……」

这句话让我整个人都凉了下来。

我连忙继续问：

「老爷爷，到底是啥问题啊？」老人家似乎有些为难，也不是很想说的样子。

这可把我们急得。

他用了好一阵子组织语言，才说出这么一番话：

「小伙子们，你们回去问问朋友，他是不是在寺庙里取走过……一个戒指。」

说实话，当时我们都愣住了。

什么戒指？什么鬼戒指？

老人家又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按道理呀，那戒指是不会出现了……不过，也没人试过在那天上山……所以也……」

终于，在一旁把日子给算出来的霸道宁开口说道：

「老爷爷，你说的日子，是，中元节？」

老人家点点头。

鬼节啊！

原来我们上山的日子……居然是鬼节？

霸道宁也挺着急地继续问道：

「老人家，要么你就直接说吧？什么戒指什么的……要是他没拿呢？要是拿了又找不回来了呢？」

霸道宁倒是把所有可能性都问了出来。

老人家回答道：

「如果取了，就送回来，如果没有取，就不会有麻烦，如果取了不送回来……那就，没有办法了。」

说完这话，他又指了指一个方向，说：

「我住在那边，一个有院子的红砖瓦房里，你们去问清楚朋友，再回来找我……有些事，是整个村庄的事，那些人不会说，我也不能随便说……」

说完这话，他转过身去，踏着缓慢的步伐离开了。

我跟霸道宁都愣在原地，而孤儿彬连忙追了上去，在口袋里掏出烟来塞给他……

孤儿彬跑回来后，看着呆在原地的我俩，张开就问：

「实话实说，你们俩，那天有没有在寺庙里拿走什么破戒指？」

我俩都立刻信誓旦旦地表示：

「我绝对没有！」

「我也没有啊！」

三人互相确认了眼神——

既然我们都没有，那就只有四眼山了，不是吗？

而且第一个遭罪的是他，所以当时是他暗地里取走戒指的可能性非常高。

我问道：

「那么我们要……回去学校？回去宿舍吗？」孤儿彬点了点头说：

「是，四眼山的家人今天一定会赶过来，不过应该会率先处理他在警察局跟医院的后事，所以他放在宿舍里的遗物应该还没被收拾……所以我们最好赶快了……」

霸道宁好像还有些懵：

「但是，如果只是四眼山自己擅自取走东西得罪了……那些[东西]，那，那为什么我们会受到牵连啊？」

「我刚刚追上去，就是问了那个老爷爷这个问题，」孤儿彬叹了一口气，「他隐晦地表示那个戒指是诅咒，它去哪里，那个[东西]就会去哪里，若不能回到法雨寺，就没办法压制得住它，它就会持续不断地害人……」

我看天色都快要入夜了，连忙催促：

「那赶紧回去啊！别说那么多了！」

「好的！赶紧！」

说完这话我们马上就往车站的方向跑了过去。

然而这地方实在是远，公交车班次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只能打车回去。

纵然是这样，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已经很晚了。

我们一直匆匆忙忙地赶路，这一天看起来无比忙碌，但其实什么也没有解决。

法雨寺里我们得罪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戒指又是什么，为什么只在鬼节那天才会出现？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鬼节那天，精准地踩到法雨寺戒指这个雷？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个诅咒为什么跟苍蝇有关？

因为太想解决事情，所以我们一路都是在奔跑，而忘了思考。

回去的路上就发信息问了隔壁宿舍的同学，打听到的是，我们宿舍被暂时贴了封条，宿管阿姨也特定交待过，谁也不能进去。

哪怕有钥匙，我们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开门，只要有一个看到的同学多嘴告了宿管，那我们就会被浪费掉大量的时间，而且很有可能短时间内再也进不去了。

我们仨只能等十点半熄灯后，跟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回到自己宿舍，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宿舍门。

里面，一切安好。

没有苍蝇。

我们不在，就没有苍蝇。

这真是太致命了，我们果然才是那些苍蝇的「源头」啊。

我们进了宿舍，也不敢开灯，连电筒也不敢用，只敢用手机屏幕光照出很近距离的视野，当然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四眼山的位置。

我们宿舍是下面电脑桌上面床铺的设置，电脑桌连着书架，旁边就是衣柜。

我们仨兵分三路，霸道宁爬上了上架床，我一头扎进了电脑桌跟书架里，而孤儿彬则打开了衣柜。

四眼山的电脑桌上干净得很，键盘鼠标放得井井有条，书架上的书本跟个人物品也一览无遗，我仔仔细细找了一遍，也没看到疑似戒指那样的东西。

然后，我眼前微弱的屏幕光下，一只小小的玩意飞快地掠了过去……

我一愣。

然后马上扬起手机，想要追逐到那小东西的身影，因为我下意识觉得，那是一只苍蝇。

这时候突然出现一只苍蝇的话，事情就不妙了啊……

我一边着急地环顾四周，一边小声招呼旁边的孤儿彬：

「喂喂喂，你看到没有？刚刚，刚刚好像……有苍蝇？」

「什么？」孤儿彬从衣柜里收了出来，「我没看到啊，你找到那个什么戒指了没有？」

我连忙摇头，然后反问：

「你呢？」

「衣柜里也没有，四眼山的東西相当整洁……没有，啥都没有。」

我抬起头问：

「霸道宁你呢？你上面就一床铺，用不着看那么久吧？啥情况？」

但奇怪的是，霸道宁没有回答。

孤儿彬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迅速攀上旁边的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低声喊着话：

「霸道宁你咋回事？找没找着也说句话啊？你……」

很明显，孤儿彬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梯子太小只能一个人上下，我只能守在下面，我完全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了。

但那是，孤儿彬就匆匆地退了下来，我正要问他呢，却只看到他一脸铁青地咬着牙，拉着我就要往外走。

我惊诧不已：

「怎么了？霸道宁呢？」

孤儿彬却毅然决然地扯着我继续往前走：

「别说了，快走！」

没弄清楚状况，我当然不能随随便便一走了之了。

我扭过头来，想要再喊一声霸道宁，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这一眼，却差点把我魂都吓丢了——

只见霸道宁所在的床铺上，一片黑影缓缓升了起来！

不，那不只是黑影那么简单。

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苍蝇！

我不知道霸道宁发生什么事了，但这些无端端出现的苍蝇……

我能想象得到，它们恐怕就是破开霸道宁的脑袋飞出来的。

难怪孤儿彬要拉着我走。

他爬了上去，他当然看到上面的惨状了！

那些苍蝇也不到处飞，它们就是萦绕在床铺上方，像一张巨大的黑网。

它们缓缓蠕动着，时而降落下去，时而又缓缓升起，仿佛正在围绕着霸道宁的身体做些什么……

「别愣这了，赶紧走！」

孤儿彬又扯了我一把，把我整个人都拉得一个踉跄。

我心惊肉跳地跟着孤儿彬离开了宿舍。

关上宿舍门之后，我脚都开始发软了。

我问孤儿彬：

「这，我们该怎么办？报警吗？找老师？还是……」

孤儿彬的语气相当坚决：

「不，都不做，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孤儿彬伸出手掌，在微弱的走廊灯下，我看到了……

一个破旧不堪的戒指。

「这！」

孤儿彬连忙解释：

「这是我刚刚爬上去四眼山的床铺，在床上看到的……当然还有霸道宁，可是他，他的身体分开成了两半……那些苍蝇，都是从他身体上飞出来的！」

靠，本来我还只是腿软而已。

被孤儿彬这么一说，我浑身上下都软了，差点就走不动路了。

孤儿彬还是扯着我往楼梯的方向走，我回过神来问他：

「那我们，现在去哪？」

孤儿彬坚定地说：

「回火村，去找那个老人家，去解决事情……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这一天就死一个人的节奏，等明天是你还是我，谁知道？」

听得出来，孤儿彬是故作镇定的，他心里肯定也慌成狗了。

我们利索地从后门爬出了宿舍，一路小跑来到学校门口，打了车就直奔火村而去。

司机是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看我们从学校出发又是去往一个偏僻的村子，以为我们是有急事回家，不仅一路快速行驶，到达火村后还执意要把我们送到家门口。

这时候的火村，家家户户的灯火都熄灭了，只有泛黄的路灯还亮着。

我们照着记忆指路，先是来到了下午的那个小广场，然后又顺着那位老人家指的方向行驶一段路，终于来到了一座屋子面前

红砖的房子，很好找。

而且房前还有院子，就更好找了。

我们下了车，特地等车子走远了才走过去，来到了院子门前。

虽然已经临近十二点，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按响了门铃。

并且做好了会被老人家亲属痛骂一顿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时候的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

但，前来开门的，居然就是下午那个老人家！

他看到是我们也吃了一惊，问道：

「你们不是下午的……？」

「是的，是我们，」孤儿彬着急地回答着，「这么晚了还打扰你真是抱歉，但是，你看这个……」

他摊开右手手掌，掌心就是那颗戒指。

老人家一怔，而后又看了看我跟孤儿彬，问道：

「你们……只有两个人？你们的朋友呢？」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孤儿彬当然也一脸为难。

好在老人家阅历够深，只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等我两分钟，我拿个电筒，我们现在就上山去……」

我跟孤儿彬还面面相觑，老人家已经扭头进去了。

大概只过了一分钟而已，他就已经拿着一个大电筒走了出来，一边往外面走，一边说：

「走，跟着我来，我们去法雨寺。」

「好的。」

我跟孤儿彬连忙跟了上去。

老人家虽然看起来年迈，但是腿脚却相当灵便，走起路来也是虎虎生风，一马当先。

我跟孤儿彬跟了一会儿，忍不住向他打听——

这个法雨寺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诅咒？

老人家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才明白，为什么下午村里那些人一听到我们在打听山上那个寺庙，都避而不及了。

这个法雨寺供奉的不是普通的神，而是——

瘟神。

一个以苍蝇为伍，肮脏不堪的瘟神。

说得好听点是瘟神，但其实就是拜鬼！

因为这个瘟神跟其他神仙不一样，要获得它的庇佑，就必须给它供奉祭品。

而祭品则是……

年轻未婚的女人。

据说，只要给瘟神献祭了符合规则的女人，瘟神会庇护村子一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不过好在，这个寺庙在四五十年前就已经被彻底砸掉荒废了，活人献祭的陋习也从那时候开始就断了。

既然早就荒废了，那么诅咒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原来，二十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时候有个家庭走投无路了，男主人打起了这个法雨寺，打起了这个瘟神的主意。

他的祖上就是负责操作献祭的祭师，他在老宅里找到了关于瘟神的记载，得知了一个秘密：

瘟神的庇佑并不只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它还可以驱走衰落，驱走霉运。

所以他孤注一掷，打算做一次献祭。

但哪里能弄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呢？

同村的人可不能打主意，他只要打起了一个特别的人群——

支教老师。

其中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哪怕她是来为这个落后的村庄带来知识，奉献自己青春的，但这个男人还是打算动手。

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侵入了女老师的住房，把她残忍地打晕，然后扛到了法雨寺。

当时已经是一片废墟的法雨寺。在寺庙的正堂，摆放着他早已准备好的祭祀用品。

他想根据祖上的记载去操作了整个祭祀过程——

他在活生生的女人身上取血，用血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符咒。

他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生生剥皮，把整张人皮放在祭坛上献祭。

他在没有了皮肤光秃秃的女人身上浇上水油，在祭坛下点燃。

他念起了古怪的咒语，以为一切都顺利，但他没想到的是……

他忽略了一个重点。

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不符合瘟神的要求。

她并不是未婚的女人，她不仅结婚了，而且还生过孩子！

她甚至还戴着一枚戒指。

但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的男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女人的尸体被完全燃烧殆尽，直到放在祭坛上的人皮缓缓飞了起来，他才知道大事不妙——

因为根据祖上的记载，是不该出现这种状况的。

出现这种状态，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

献祭失败。

而且也不仅是失败那么简单，人皮漂浮起来还意味着这场祭祀已经触怒了瘟神，它没有收走女人的灵魂，反而是让她成为了

一个带着怨念的恶灵！

这个恶灵，她得到了瘟神的部分诅咒之力，她的诅咒能够化身成苍蝇，去击溃人类的身体。

男人被飘起来的人皮吓得不轻，甩手就是把手中的水油全都泼了过去，然后一把火，把现场所有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

他也急匆匆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却忘记把女人唯一的遗物给毁掉——

那枚戒指。

而村子里，没人知道男人曾做过这样的事情，村里人只知道有个支教老师无端端失踪了，生死不明。

尔后，男人因为心虚所以特定去请教了某个大师，大师给他几道符咒，说是在祭祀现场烧了就能镇住那个女人的鬼魂。

也只是镇住而已。

因为在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候，那女人的鬼魂还是能够挣扎着出现，就是鬼节那天。

但她无法挣脱束缚，只能依附在她的遗物上。

谁那么不走运与她的遗物接触过，那么就会受到她的诅咒……

也就是那个戒指。

每年的鬼节，寺庙里都会无端端出现那个戒指，那个女人生前戴过，连大火也没办法烧毁的戒指。

而这一年的鬼节那天，刚好就是我们一伙人去了这个地方，而且四眼山还把戒指给捡了回去！

这就是整件事的起因了……

老人家说完整个故事时，我们也来到法雨寺了。

这个破烂的寺庙，正是整件事的源头。

孤儿彬凑上去问道：

「老爷爷，我们该怎么做？」

老人家一边提着电筒径直往里面走，一边留下一句话：

「跟我来，我们要把这个戒指里的恶灵再次封印起来……」

我跟孤儿彬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我们曾来这个地方游玩过，对这里自然也有印象，所以哪怕一片漆黑，我们也没有觉得害怕。

我们更怕的是……

那个会让致我们于死地的，可以把怨念跟诅咒化成无数苍蝇的恶鬼。

老人家带着我们来到了正堂处，我定睛一看，电筒的光亮之下，正堂上居然摆着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木质祭坛！

我惊呆了，这应该是这位老人家事先准备好的吧？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不。

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太正常了，他为什么会这么热心的帮我们？

正常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帮我们，此时此刻在这样的黑夜中，他还不辞辛苦带着我们上山到这荒凉的寺庙中来？

我的大脑总算清醒了一些，我磕磕绊绊地问了一句：

「老爷爷，你，难道你……你是那个故事里的，那个，那个男人？」

老人家已经走到了祭坛面前，他扭过头来，却没有说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一脸严肃。

他说：

「你，把戒指拿过来，快点。」

孤儿彬站在我身旁，也没敢上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害怕。

但十几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孤儿彬从来都不曾害怕过。

他一边走过去，一边说道：

「原来真是你，这就好办了，我……来了。」

但他并没有把戒指交给老人家。

他径直走过去，来到了祭坛前，然后把伸出手，重重地把戒指拍在了祭坛的木桌上。

老人家一愣。

我也一愣。

他扭过头来，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对老人家说道：

「逮到你咯，那么……就可以，复仇了。」

说完这话，一只苍蝇从戒指中间飞了出来。

在电筒的光线下，那苍蝇以不可躲闪的飞快速度，径直冲向了老人家！

老人家当然没能反应过来。

而那苍蝇也成功地撞上了他的脑门，并且……

直接钻进了他的脑袋里！

老人家似乎精神开始恍惚了起来，他手中的电筒掉在了地板上，他摇晃着身体后退了几步，脚步踉跄得差点要摔倒。

他稳住身形抬起头盯着孤儿彬，惊恐地问道：

「你！你！你是……你……」

孤儿彬笑得更开心了：

「二十三年前那个被你害死的这个女人，她结过婚，生过孩子，而且那个孩子，还是个男孩。」

我更震惊了！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陷入了一个怎么样的事件当中，我更不知道——

孤儿彬与这个事件居然有这么深的联系

那么说来……

不是四眼山把戒指捡回去才惹祸的啊！

我突然回忆起，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地方踏青游玩？

这个地方其实完全不适合踏青，更不适合游玩，不是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孤儿彬提议的。

他说，他知道一个没被网红打卡污染的，可能会很好玩的景点……

原来他是蓄谋已久的啊！

然后，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苍蝇是怎么杀死一个人的——

只见那老人家晃了晃身子，他的嘴巴突然像是不受控制那样张了开来。

然后，一大群苍蝇从他的嘴巴里冒了出来！

不仅如此。

苍蝇还从他的眼睛里爬了出来。

还在他的鼻孔里爬出来。

还在他的耳朵里爬出来他挣扎着，后退着，但却完全无计可施。

他也尝试求饶：

「我，我当年，是为了……为了我患重病的儿子……我……原谅我……」

孤儿彬笑了：

「幸亏你儿子早就死了，不然，他现在也得死。」

我已经离他们很远了，但看到这么恐怖的画面，我还是忍不住后退了好几步。

我的双脚已经彻底发软，差点就要跪在地上了。

然而恐怖的画面却仍然在继续——

那老人家的额头突然出现一道裂缝，而且那裂缝越开越大，裂缝里仍然是有无数密密麻麻的苍蝇爬了出来！

他还挣扎着，想要做点什么，但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一个后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板上……

死了。

在电筒的光线中，无数的苍蝇爬满了他的身体，仿佛要把他啃食殆尽那般。

而现场，我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而孤儿彬，他正瞪大双眼盯着那位倒下的老人，嘴角还带着可怕的笑容。

我不明白。

他复仇，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会牵扯到我们宿舍的人？

良久，他也没有开口说话。

我忍不住了。

我轻轻地问他：

「老，孤儿彬……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四眼山，把霸道宁也……？」

「因为你们，真的让我很难受啊。」

孤儿彬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辈子有多难……我一边求学，一边打听我那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妈妈……最后终于在她最后支教的村庄找到线索，终于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我鼓起勇气吼道：

「那你就复仇啊！这关我们什么事？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一来，我需要你们配合我一起在鬼节来拿那个戒指，之后配合我演一场戏，陪我扮演受害者，陪我一起找到这个当初害死我妈的人……」

我恍然大悟，难怪一直都是他在积极地推进侦查整件事！

孤儿彬盯着我，双瞳居然在缓缓地放大，他继续咬牙切齿地说道：

「另一点就是，你们明明知道我是真的没有父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啊？用这个来取笑我？还把它取成我的外号？哈哈……在拿到了我妈的戒指之后，我就想好了你们的结局了！」

我整个人都慌了：

「那个，那个只是外号而已啊！」

孤儿彬的表情也开始扭曲了起来：

「对你们来说当然只是外号而已，但对我来说，不是，你们每喊我一次，我都难受得一批……我是没抗议过吗？我是没有让你们别这么喊我吗？」

他已经接近癫狂！

我想不到什么来辩解了。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因为我要把我妈的灵魂从这里解放出来，我需要……一个祭品，活着的，祭品。」

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跟我说那么多话，而不是一下子干掉我。

原来我是祭品？

我想到老人家讲的那个故事里，作为一个祭品所需要承受的痛苦……

我已经不敢想象了，我转身就跑！

可是，我居然一头扎进了一群厚厚的苍蝇群里……

它们钻进我的嘴巴里，钻进我的鼻孔里，钻进我的眼睛里……

那一瞬间，我感觉我整个身体里面，都充斥着苍蝇。

我知道。

我完了。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